淡江時報 第 424 期

**連 載 小 說 －－真 心 為 你 　 ■ TIGA**

**瀛苑副刊**

我 夢 到 我 在 月 台 上 等 捷 運 ， 那 個 令 我 動 心 的 她 ， 突 然 出 現 在 身 旁 。 我 開 始 變 得 呼 吸 急 促 ， 心 跳 加 速 ， 她 也 轉 頭 過 來 對 我 微 微 一 笑 ， 但 是 她 的 臉 卻 面 無 血 色 的 蒼 白 … …

我 想 ， 到 目 前 為 止 ， 最 令 我 遺 憾 的 一 件 事 ， 大 概 就 是 沒 有 個 女 朋 友 吧 ！

我 知 道 ， 這 裡 沒 有 什 麼 大 不 了 的 ， 但 是 活 到 了 大 二 這 20歲 的 年 齡 ， 誰 不 想 在 寂 寞 難 耐 的 夜 晚 裡 ， 有 個 可 以 談 心 的 人 。

雖 然 讀 的 是 陰 盛 陽 衰 的 中 文 系 ， 但 是 只 能 嘆 有 緣 共 聚 一 堂 ， 但 無 份 共 度 白 首 。 令 自 己 有 些 感 覺 的 ， 皆 已 名 花 有 主 的 死 會 了 。 所 以 這 就 是 我 純 情 少 男 內 心 深 處 小 小 的 缺 憾 了 。

我 的 學 校 在 那 淡 淡 的 小 鎮 上 ， 其 實 並 不 太 喜 歡 現 在 鎮 上 越 來 越 商 業 化 的 感 覺 ， 我 還 是 喜 歡 小 學 六 年 級 校 外 教 學 ， 第 一 次 與 小 鎮 見 面 時 ， 站 在 渡 船 頭 上 ， 望 著 渡 船 在 雲 霧 繚 繞 的 對 岸 ， 從 迷 霧 中 緩 緩 浮 現 ， 夾 雜 著 稀 疏 的 人 聲 和 幾 滴 濃 愁 的 春 雨 ， 那 種 夢 幻 迷 人 的 感 覺 ， 大 概 是 真 正 認 識 美 麗 的 開 始 吧 ！ 而 不 是 像 現 在 ， 總 多 了 點 臭 銅 味 。

隨 著 捷 運 的 通 車 ， 帶 來 了 更 多 的 世 俗 與 都 市 的 污 染 ， 但 無 可 否 認 的 ， 捷 運 也 帶 給 民 眾 一 個 方 便 迅 速 的 生 活 ， 而 我 現 在 就 坐 在 列 車 那 最 後 一 節 車 廂 ， 習 慣 的 位 置 上 。

其 實 我 並 不 喜 歡 車 上 的 座 位 設 計 ， 這 種 所 謂 的 「 相 親 座 」 ， 對 於 還 時 常 害 羞 的 我 ， 是 一 大 困 擾 。 因 為 在 遇 到 美 女 相 對 時 ， 往 往 只 好 尷 尬 的 假 裝 睡 覺 了 。

剛 出 了 關 渡 的 隧 道 ， 豁 然 開 朗 的 舒 暢 ， 迎 面 而 來 的 是 一 道 鋼 鐵 的 彩 虹 和 淡 淡 的 河 水 。

今 天 只 有 兩 節 【 中 國 文 學 史 】 。 要 不 是 那 可 恨 （ 又 可 愛 ？ ） 的 死 黨 — — 大 黃 ， 又 要 帶 我 去 看 他 的 最 新 目 標 ， 我 現 在 可 能 還 在 那 有 點 臭 但 很 溫 暖 的 被 窩 中 昏 死 。

心 裡 一 陣 嘀 咕 之 時 ， 竹 圍 站 到 了 。

列 車 緩 緩 的 駛 進 了 站 內 。 乘 客 魚 貫 的 上 車 下 車 ， 一 切 皆 是 那 麼 平 常 ， 彷 彿 成 為 一 則 公 式 。 就 在 這 平 凡 的 瞬 間 ， 尋 常 的 公 式 毀 滅 了 。

因 為 她 的 出 現 。

她 坐 在 我 的 對 面 ， 典 型 的 「 就 相 親 位 置 」 。 但 是 她 不 只 令 我 害 羞 ， 更 令 我 心 碎 。

她 不 是 所 謂 沈 魚 落 雁 、 閉 月 羞 花 的 美 女 ， 但 卻 讓 人 感 到 一 種 莫 名 的 感 動 與 衝 動 ， 只 能 很 籠 統 的 說 她 有 一 股 潛 在 的 危 險 因 子 ， 散 發 出 美 麗 清 秀 的 氣 質 ， 至 少 我 感 覺 到 了 。

我 想 ， 我 是 比 村 上 春 樹 幸 運 的 。 因 為 她 只 遇 到 了 100％ 的 女 孩 ， 而 我 卻 遇 到 了 200％ 的 女 孩 。

沒 想 到 她 跟 我 讀 的 是 同 一 個 學 校 。

離 開 了 捷 運 車 站 後 ， 我 們 一 同 搭 上 了 學 生 專 車 ， 駛 向 校 園 。

她 是 上 帝 的 使 者 嗎 ？ 為 何 從 前 都 沒 看 過 她 ； 難 道 上 帝 發 現 了 嗎 ？ 我 那 空 虛 已 久 的 心 靈 ， 亟 需 某 人 來 溫 暖 。

在 她 纖 纖 玉 指 上 拿 著 一 本 【 中 級 日 文 】 。 喔 ！ 日 文 系 的 ， 太 好 了 ！ 聽 說 大 黃 新 的 目 標 也 是 日 文 系 的 ， 這 樣 我 們 就 可 組 個 策 略 聯 盟 ， 共 同 奮 鬥 了 。

專 車 到 了 學 校 ， 下 車 的 人 群 激 起 了 一 陣 混 亂 。 吵 雜 中 ， 我 失 去 了 她 。

「 沒 關 係 ！ 」 這 樣 安 慰 著 自 己 。 畢 竟 明 天 還 有 機 會 見 到 她 ， 而 且 又 知 道 她 的 科 系 了 ， 那 夫 復 何 求 呢 ！

「 小 杜 ！ 小 杜 ！ 」 不 用 轉 頭 就 知 道 是 大 黃 的 嚷 嚷 。 「 我 咧 ！ 小 杜 ！ 你 今 天 沒 蹺 課 呀 ！ 」 他 依 然 慣 有 的 誇 大 語 氣 。

「 你 今 天 不 是 要 帶 我 去 看 你 的 新 目 標 嗎 ？ 」

「 啊 ！ 我 都 忘 了 ！ 」 他 很 誇 張 的 敲 了 一 下 頭 。

「 她 這 一 節 有 課 ， 我 們 趕 快 去 找 她 吧 ！ 」 急 忙 的 說 著 。

「 那 我 們 的 【 文 學 史 】 怎 麼 辦 ？ 」 我 問 。

「 豬 頭 ！ 當 然 是 蹺 掉 囉 ！ 」 他 浮 起 一 絲 笑 意 。

跟 大 黃 認 識 已 經 十 幾 年 了 。 從 小 學 到 大 學 ， 我 們 不 是 同 班 就 是 同 校 ， 常 常 在 想 ， 這 或 許 是 段 「 孽 緣 」 吧 ！ 從 國 中 開 始 ， 我 追 過 幾 次 女 孩 子 ， 不 過 每 戰 皆 墨 ， 因 為 我 的 軍 師 都 是 大 黃 。 而 他 的 經 驗 更 是 毫 不 含 糊 ， 連 敗 場 次 已 累 積 到 十 八 場 了 ！ 他 曾 經 愛 上 一 個 在 牛 排 店 打 工 的 女 孩 ， 從 此 之 後 ， 便 天 天 去 吃 牛 排 ， 到 最 後 ， 不 但 女 孩 沒 追 到 ， 還 負 債 累 累 、 體 重 直 線 上 升 ， 而 且 到 現 在 還 不 敢 吃 牛 肉 。

不 過 ， 我 真 的 很 羨 慕 他 開 朗 、 樂 觀 、 外 向 的 個 性 ， 至 少 比 我 有 點 「 閉 俗 」 的 個 性 好 吧 ！

文 學 館 的 人 潮 依 舊 ， 上 下 課 的 人 群 在 樓 梯 間 交 錯 紛 亂 ， 形 成 一 面 雜 沓 的 景 致 。

費 了 一 番 力 氣 ， 才 擠 出 了 這 道 人 龍 ， 往 教 室 前 進 。

「 大 黃 ， 你 是 怎 麼 發 現 到 這 個 新 馬 子 ？ 」 我 問 。

「 參 加 鋼 琴 社 煞 到 的 囉 ！ 」 （ 天 ！ 鋼 琴 社 ！ 你 是 想 泡 美 眉 吧 ！ 大 黃 ！ ）

「 歐 嗨 呦 ！ 」 已 經 開 始 上 課 了 。

我 們 鬼 鬼 祟 祟 的 潛 進 了 教 室 ， 坐 定 了 最 後 排 的 位 置 ， 也 引 來 了 一 些 充 滿 可 疑 的 目 光 。

「 沒 看 到 她 耶 ！ 」 大 黃 環 顧 了 四 周 ， 有 些 沮 喪 的 說 。

「 問 一 下 別 人 好 了 ！ 」 我 說 。

他 點 點 頭 。

「 請 問 宋 樺 霙 來 了 沒 ？ 」 他 輕 聲 的 問 旁 邊 綁 著 俐 落 馬 尾 ， 有 點 可 愛 的 女 孩 。

（ 宋 樺 霙 ， 好 個 美 麗 的 名 字 。 ）

「 沒 有 喔 ！ 今 天 都 沒 有 看 到 她 喔 ！ 」 馬 尾 妹 妹 連 聲 音 也 很 可 愛 。

大 黃 像 個 洩 了 氣 的 皮 球 ， 用 充 滿 著 失 望 的 眼 神 看 了 看 我 。

我 也 聳 了 聳 肩 ， 無 言 以 對 。

我 們 鬼 鬼 祟 祟 的 潛 出 了 教 室 ， 同 樣 引 來 一 些 狐 疑 的 目 光 。

「 不 要 緊 ！ 明 天 再 帶 你 來 看 ！ 」 他 還 是 一 派 的 樂 觀 。

老 實 說 ， 其 實 我 並 不 在 乎 。 也 許 人 都 是 自 私 的 。 我 在 意 的 、 魂 縈 夢 繫 的 ， 是 明 天 還 能 再 見 到 那 清 麗 的 女 孩 嗎 ？

一 陣 飄 逸 的 鋼 琴 聲 從 教 室 裡 優 雅 的 襲 來 ， 我 不 禁 的 回 過 了 頭 。 還 來 不 及 質 疑 為 何 會 有 音 樂 的 同 時 ， 我 看 到 她 了 。

她 就 坐 在 充 滿 日 文 的 黑 板 前 ， 時 而 抬 頭 聽 講 ， 時 而 低 頭 抄 寫 ， 我 已 經 入 神 了 ， 彷 彿 在 欣 賞 一 幅 傳 說 已 久 的 名 畫 。

但 是 我 還 是 失 了 神 ， 就 在 她 轉 頭 對 我 淺 淡 一 笑 的 瞬 時 。

為 什 麼 大 黃 都 沒 察 覺 呢 ？

就 這 樣 ， 心 慌 意 亂 的 渡 過 了 一 天 。

回 到 家 第 一 件 事 就 是 走 進 浴 室 ， 沖 了 個 冷 水 澡 。 企 圖 試 著 任 那 水 柱 ， 並 刷 掉 一 些 對 她 的 迷 戀 與 熱 情 ， 不 然 ， 我 的 眼 、 我 的 心 ， 將 滿 滿 的 都 是 她 ， 而 靈 魂 也 將 填 滿 著 她 的 一 切 ， 剩 下 的 只 是 一 副 無 我 的 軀 體 。

離 開 了 浴 室 ， 想 確 認 一 下 我 回 來 了 沒 。

我 姓 杜 ， 今 年 二 十 歲 ， 就 讀 淡 江 大 學 中 文 系 二 年 級 ， 今 天 早 上 愛 上 了 一 個 不 知 名 的 女 孩 。

雖 然 還 是 有 點 昏 昏 的 ， 腦 細 胞 也 死 了 不 少 ， 但 我 也 稍 微 冷 靜 下 來 了 。

晚 間 新 聞 依 然 是 一 些 有 的 沒 有 的 。 不 是 那 幾 個 政 客 又 在 吵 吵 鬧 鬧 ， 就 是 哪 裡 又 有 什 麼 意 外 發 生 。 這 個 社 會 已 經 失 去 了 秩 序 ， 因 為 缺 少 了 浪 漫 。

現 在 只 想 好 好 睡 一 覺 。

「 鈴 ！ 鈴 ！ 鈴 ！ 」 是 電 話 ， 但 我 已 經 不 省 人 事 了 。

「 小 杜 ！ 電 話 ！ 」 媽 在 喊 。

「 喂 … … 」 我 仍 在 半 夢 半 醒 之 間 。

「 小 杜 … … 」 是 大 黃 。

「 哦 ， 什 麼 事 ？ 」 我 還 是 沒 醒 。

「 … … 」 沈 默 。

「 沒 事 的 話 ， 那 再 見 了 。 」 我 實 在 好 睏 。

「 宋 樺 霙 死 了 … … 」 他 很 小 聲 ， 但 是 哽 咽 的 。

「 … … 」 我 完 全 清 醒 了 。

宋 樺 霙 在 昨 晚 （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） 七 時 三 十 五 分 騎 乘 機 車 經 過 承 德 路 七 段 麥 當 勞 前 時 ， 遭 後 方 砂 石 車 追 撞 ， 當 場 死 亡 。

大 黃 終 於 哭 了 起 來 ， 我 也 哭 了 … … 。

我 為 什 麼 對 一 個 陌 生 人 的 死 那 麼 悲 傷 呢 ？

我 最 接 近 死 亡 的 一 次 ， 是 前 年 外 婆 的 去 世 。 一 個 早 上 還 替 我 準 備 早 餐 的 慈 祥 老 太 太 ， 下 午 就 因 為 車 禍 ， 而 變 成 躺 進 冷 凍 櫃 掛 上 編 號 的 屍 體 。

那 時 我 並 沒 有 流 淚 ， 只 是 一 直 在 思 考 人 為 什 麼 如 此 脆 弱 。 看 著 瑟 縮 在 角 落 ， 那 個 肇 事 機 車 騎 士 臉 上 的 驚 恐 與 害 怕 ， 我 竟 然 開 始 同 情 他 了 … …

是 他 造 成 了 外 婆 的 死 亡 ， 我 應 該 恨 他 才 對 ， 但 我 卻 沒 有 。

因 為 我 們 都 不 了 解 死 亡 是 怎 麼 一 回 事 ， 只 清 楚 的 知 道 ， 每 個 人 都 可 以 用 任 何 方 法 ， 輕 易 造 成 死 亡 的 事 實 。

外 婆 是 脆 弱 的 ， 騎 士 也 是 脆 弱 的 ， 每 一 個 人 都 是 脆 弱 的 ， 所 以 我 們 面 對 死 亡 都 是 無 能 為 力 的 。

到 了 外 婆 出 殯 的 那 天 ， 我 還 是 哭 了 ， 而 且 是 到 場 最 傷 心 的 。 因 為 實 在 是 忍 不 住 了 ， 我 也 是 一 個 人 啊 ！

這 一 次 ， 又 一 次 與 死 亡 產 生 關 係 ， 竟 然 是 充 滿 陽 光 氣 息 的 大 黃 帶 來 的 。

我 大 可 不 必 為 一 個 素 昧 平 生 的 人 如 此 悲 傷 ， 但 還 是 難 過 了 一 整 晚 。

因 為 她 的 人 生 還 沒 開 始 。

如 果 故 事 的 情 節 改 變 一 下 ， 說 不 定 大 黃 和 她 會 墜 入 情 網 ， 感 情 持 續 穩 定 的 發 展 ， 過 了 幾 年 ， 他 們 結 婚 了 ， 生 了 一 個 活 力 十 足 的 胖 寶 寶 。 大 黃 很 驕 傲 又 很 欣 慰 的 抱 來 向 我 炫 耀 ， 當 我 抱 起 那 活 碰 亂 跳 的 娃 娃 時 ， 不 經 意 的 撇 見 了 大 黃 和 她 那 充 滿 甜 蜜 與 笑 意 的 短 暫 相 視 ， 滿 室 洋 溢 著 幸 福 與 希 望 … … 。

畢 竟 這 一 切 都 不 可 能 了 。

也 許 這 樣 的 傷 心 都 該 怪 罪 我 的 多 愁 善 感 吧 ！

今 晚 真 是 糟 糕 的 一 夜 。

頭 腦 沒 停 的 想 著 並 且 悲 哀 著 ， 反 覆 的 在 新 的 憂 傷 和 舊 的 憂 傷 之 間 打 轉 ， 到 了 半 夜 三 點 多 才 勉 強 入 眠 。

之 後 ， 連 夢 也 是 悲 觀 灰 色 的 。

我 夢 到 我 在 月 台 上 等 捷 運 ， 那 個 令 我 動 心 的 她 ， 突 然 出 現 在 身 旁 。 我 開 始 變 得 呼 吸 急 促 ， 心 跳 加 速 ， 她 也 轉 頭 過 來 對 我 微 微 一 笑 ， 但 是 她 的 臉 卻 面 無 血 色 的 蒼 白 。

在 毫 無 預 警 之 下 ， 她 緩 緩 移 動 步 伐 ， 向 軌 道 前 進 ， 輕 飄 飄 的 跳 下 軌 道 ， 我 嚇 壞 了 ！ 奇 怪 的 是 其 他 人 似 乎 都 沒 察 覺 ， 仍 然 若 無 其 事 的 做 自 己 的 事 。

我 想 呼 救 ， 但 叫 不 出 聲 ； 我 想 搭 救 ， 但 動 彈 不 得 。

列 車 駛 來 了 ， 慢 慢 接 近 ， 慢 慢 接 近 ， 佇 立 軌 道 上 的 她 。

「 碰 ！ 」 眼 前 一 片 血 紅 ， 只 見 掉 落 在 腳 邊 的 一 本 【 中 級 日 文 】 … …

我 驚 醒 了 ， 身 上 是 萬 分 的 疲 累 與 滿 頭 冷 汗 。

春 日 的 朝 陽 靜 靜 的 撒 落 一 地 ， 雖 然 聞 不 到 花 香 ， 但 鳥 語 卻 不 斷 的 持 續 在 耳 際 。 這 應 該 是 滿 懷 希 望 的 一 天 。

所 以 決 定 忘 掉 昨 晚 的 悲 哀 ， 重 新 振 作 起 來 ， 好 好 的 安 慰 大 黃 ， 也 為 自 己 療 傷 。

七 時 十 五 分 。 今 天 第 一 節 就 有 課 。

出 門 前 ， 誠 懇 的 希 望 今 天 能 看 到 她 ， 這 是 出 於 理 性 。 但 還 是 深 怕 夢 境 成 真 ， 這 是 出 於 感 性 。

我 想 ， 我 多 慮 了 。

列 車 默 默 地 行 駛 著 。

車 上 的 人 不 多 也 不 少 ， 大 概 每 個 人 都 有 位 置 坐 。 我 依 然 坐 在 習 慣 的 最 後 一 節 車 廂 。

進 入 了 關 渡 隧 道 ， 隨 即 陷 入 一 片 黑 暗 之 中 ， 我 的 心 彷 彿 也 重 新 墜 入 了 昨 晚 的 憂 傷 與 哀 怨 。

「 此 時 此 刻 ， 唯 一 能 拯 救 我 的 ， 就 是 妳 了 。 」

忽 然 覺 得 一 陣 可 笑 。

「 你 是 一 廂 情 願 吧 ！ 小 杜 ！ 你 真 的 認 為 還 能 再 見 到 她 嗎 ？ ！ 你 們 只 不 過 是 萍 水 相 逢 罷 了 ！ 省 省 吧 ！ 」 心 裡 響 起 了 這 樣 的 聲 音 。

可 能 真 的 是 如 此 吧 ！

列 車 輕 巧 的 滑 進 了 竹 圍 站 。 上 下 車 的 人 群 在 我 眼 前 閃 過 ， 一 陣 琴 聲 就 在 同 時 飄 起 。

悠 揚 的 樂 聲 繚 繞 在 耳 際 。 仔 細 聆 聽 之 下 ， 是 「 安 魂 曲 」 ， 安 慰 靈 魂 的 樂 章 。

但 是 ， 又 為 什 麼 呢 ？

音 樂 消 失 了 ， 她 也 安 穩 的 坐 在 我 的 對 面 ， 手 上 拿 著 【 中 級 日 文 】 ， 一 切 似 乎 都 是 那 麼 的 順 利 。 （ 未 完 ， 待 續 。 ）